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学界要闻](#)



收藏文章



阅读数[109]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30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田 泥

自1979年以来,新时期文学走过了辉煌的30年,而与之相随相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迎来了自己成立的30周年。2009年12月4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焯、吴思敬共同主持,研究会会长张炯作主题发言。研究会名誉会长朱寨,研究会原任副会长顾骧、谢冕、阎纲、刘锡诚,原任常务理事吴重阳、郝镭,理事韩瑞亭,研究会现任副会长杨匡汉、雷达、包明德、孟繁华,常务理事贺绍俊、陈福民、张志忠、王震亚、来春刚,理事王光明等出席座谈会。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圣元、副所长刘跃进,科研处长严平,当代室研究人员李建军、李兆忠、刘平、杨早、田美莲等亦与会。与会者同为当代文学学科学者,又长期在研究会合作共事,相见亲切,相谈甚欢,大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在往事的忆说中,描绘出了研究会30年来的发展与演进,也勾勒出30年文学的历程与脉络,而“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经验与精神”,成为贯穿座谈会始终的一个主要焦点。

会长张炯在主题报告中,对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肯定了30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认为长期以来遵循建会的宗旨,团结和协调会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会和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批评,促进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具体做了诸多的有益的工作:首先,创办了多种学术刊物作为发表学术成果的平台,先后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作品与争鸣》等;其次,召开了各种学术会议,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开过学术年会是十五次,诸如1980年昆明会议、1982年南京会议等都因参加者众多,论题又为学术热点、焦点与难点,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三,组织和促进了研究课题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其四,重视了当代文学科研教学人才的培育和成长,如从80年代初便先后办当代文学暑期讲习班,延请许多名家讲课,培训这方面的师资,此外,还举办了优秀研究成果表彰奖的评奖活动,创办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和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与之后的30年中,先后有多位著名文学家、评论家参与创会和担任领导,其中一些老领导与老同志先后谢世,如周扬、陈荒煤、冯牧、艾青、丁玲、沙汀、胡采、公木、秦牧、韦君宜、林默涵、贺敬之、许觉民、潘旭澜、李子云等。在原任副会长顾骧的提议之下,与会者集体起立,深情而庄严向他们默哀一分钟,以示缅怀。

名誉会长朱寨在发言中对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予以充分地肯定,认为研究会是时代的产物,是新时期的产物、改革开放的产物、新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它又是这段历史的紧紧的追随者,见证者。研究会在这30年的文学历史中,留下了自己深刻有力的足迹,而研究会的成员们,也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足印。研究会的成员们,基本不在一个单位,没有组织关联,没有上下级关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但就是因为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事业与工作,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可靠的关系。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友谊,同道之间的关系。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互相之间,并没有伤害友情,大家一块齐心协力、团结共事,共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能,也特别重要。

原任副会长谢冕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会30年做了这么多事情,的确有很多经验。第一,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建设当代学科、繁荣当代文学的创作,还促进当代文学的教学建设、教育,学术有分歧,但共事30年来,社会变化很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结成这么深厚的友谊,的确很宝贵;第二,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想尽各种办法,和高校各种单位联合开会,把事情办好,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效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喜迎“而...		
● 哲学和美学、文艺学本体论问题学术...		
● 第二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		
● 美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语境		
● “翻译中国和重建现代性”国际研讨...		
● 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05周年暨第9届巴...		
● 回归文学研究的本体——“回归文本...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 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 “中山杯”华侨文学奖颁奖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 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 敬请谨慎网上言行, 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

果确实很好，居然没有钱，还做了这么多事情。说起研究会的前辈，我自己就很怀念前。在苏州的一次年会上，荒煤和冯牧一起讨论，谢冕究竟讲了些什么，很是关注。昆明会议上，冯至也去了，他给别人描述回忆的印象，就一句话：谢冕放了一炮。那个时候的老一辈学人，既认真，又宽容，这种风格非常好。

原任副会长刘锡诚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要产生于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潮的反拨与斗争，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长期坚持这样一个精神，应是研究会的一个传统。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的思想在研究界、评论界、学界共存，也出现过许许多多矛盾、纠葛，但当代文学研究会包容性很强，组织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对推动文艺界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方面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会不仅克服了经常经济拮据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或左或右的思潮的冲击，经受了种种考验，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

白烨以插话的方式补充说到，研究会在后来的发展中，时时都存在有财政吃紧，没有进项的情况，而且经常利用周末开会，只能吃一顿便饭，但从朱寨等研究会的的老同志那里起，就是有会即到，从不缺席，而且积极参与，无私奉献。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种30年来形成好的学风、作风与会风，就是我们研究会的凝聚力、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和继承下去，使之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

原任副会长阎纲认为首任会长为冯牧和顾问荒煤等老前辈创立的好的工作作风与学术风气，对文学研究的风气、评论家的风气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研究会具有包容精神和正派的作风，并且能够择其善而从之，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譬如给文艺评论来评奖，一直坚持到现在，共13届26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开展了“诗歌问题五人谈”、“新世纪小说十人谈”；中央四中全会召开后，筹划、召开了“学习十四大”座谈会，会议上作家、评论家提出了很多尖锐大胆的意见，都可以载入史册；《评论选刊》办了4年、《中国热点文学》办了1年、有200多人参与，很多青年评论家在上面发过文章，相当活跃。

原任副会长郝镕说到，在研究会的经历跟我的生活分不开，从1979年开始，我始终跟研究会在一起，研究会是我自己的学校。在研究会结识了良师益友，荒煤、冯牧、谢冕、阎纲、顾骧、锡诚等，这些同志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做人上，我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刚才谈到老同志对研究会的贡献，这确实不能忘记。我觉得，文学所对研究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同样不能忘记。民间团体，没有定点，早期的一些会议，就是在张炯家里开的。研究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开会的地址，文学所对我们研究会的帮助都很多。30年间研究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大家无私奉献，团队协作。我从研究会中学到了很多，并直接帮助了我的教学工作。

原任常务理事吴重阳也认为研究会是富有一个团结精神的团体，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容纳，这是30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为什么发展这么好，成就这么大，这是因为有我们团结的力量，领导和会员都团结。原任理事韩瑞亭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相当突出，一些骨干的成员都曾经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潮流当中的参与者，对当代文学创作、对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与资料的积累，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常务理事来春刚更是声情并茂地回顾了自己在研究会的经历，给自己留下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也从前辈身上，获得了有效的学术资源，并将文学研究会学到的前沿理论成果、新思想运用到教学中；研究会对高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作为一个曾受惠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学生辈学者，深有体会地谈到，当代文学研究会伴随着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已经变成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在参与当代文学的过程当中，老师们的工作和当代文学研究会作为社团活动，对当代文学的整个发展，做出了很多的历史贡献，非常重要；而研究会留下一些历史文献，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对于文学研究会跟随当代中国发展进程，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术风格与特色，与会专家学者们也做了详细的总结与讨论。副会长杨匡汉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就，完全可以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媲美，能够把握大的方向，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一种开放的研究胸怀，各种意见都能够容纳，特别是南宁、昆明、兰州、南京会议等几次会，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那就是前沿的学术姿态，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站在当代文学研究、创作和教学的前沿；求真的务实精神，实打实的，不搞虚的，讲真话，不跟风，不看风头、看上头，讲自己真真切切体会到的一些意见和想法。还有多样的运营策略，研究会存活到现在，做了很多运营的工作，办刊物，开讨论会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团结起来的群体义工，给学术打工，给学会打

工，能够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忙，这几点构成我们这个社团自己的特点。

副会长包明德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会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实际把学院式的研究和当代的文学现象联系得非常紧密，把教学和创作以及理论批评联系得非常紧密；另一方面对整个理论创作与理论批评话语进行调适和更新，起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对主流话语、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西方话语和东方话语的，传统文学的和网络文学的，等等；当代文学研究会不保守、不僵化，也不偏激，完全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既注重吸纳时尚、革新的东西，又秉承追求永恒的东西，也提倡多元，而不是为了多元而多元，是为了主流的强化和发展，我们也强调思想解放，但也不是为了解放而解放，而是为了推进这种思想、社会和文学的进步。

专家学者们回顾以往，在总结、肯定当代研究会三十年成就与经验的同时，展望未来，冷静地对文学现实与现状以及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客观地指出了当前社会语境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针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副会长雷达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在近30年的前半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做了很多推动文学发展的事情，诸如一些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文学思想、重要思潮的推动，都起了很大作用；另外，近些年来，包括当代文学研究会甚至是包括小说研究会以及一些民间社团，面对文学、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文坛声音更分散，没有之前文坛声音统一、集中，每个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在这样的声浪中，文学研究会需要重新定位、定性，以及如何继续开拓、发挥作用？这的确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副会长孟繁华指出研究会成立的30年，跟中国当代改革开放30年历史密切相关，各个老师既是这30年的讲述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运动的先锋，有胆有识，像一面旗帜一样，为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当代研究会最宝贵的资源，并奠定了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是我们研究会特别重要的东西；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文学的发展更加复杂，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的时代，即在新的文学环境里面，新时代文学价值、创作观念复杂性，跟以前全不一样，伴随着新文学新媒体的诞生，如网络文学等，都使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但研究会老师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学术传统，一直能够鼓励、激励着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学语境下，我们要继续做好研究会的工作，为文学批评、研究与创作做出我们的贡献。

常务理事陈福民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兄弟学会诸如现代文学学会、古代文学研究会等相比较，最重要的在于，全程参与、启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进程，这一点是其它学会，也可能是因为角色关系，没有我们学会这么重要。这是我们研究会了不起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有一种隐忧，今天时代发生了变化，文化形式、生产方式变化都太大，又是一个去中心的时代，研究会将会面临新的挑战与困难，但仍然坚信前辈们在不同领域都有了了不起的建树，将关照、引领我们研究会继续成长。

此外，与会一些专家也指出资料的收集、历史文献的整理，乃至图片等的收集仍然是研究会当前一个重要迫切的任务。

副会长吴思敬在总结性的发言中，对创会元老、文坛前辈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与会前辈们畅谈了深切的体验、殷切的希望，非常具有建设性，对于年轻的学者，具有精神上的启迪，并表示一定要老前辈开创的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时，就研究会具有历史价值的史料、图片等进行汇总、抢救的措施，进行了具体布置。

座谈会昭告人们：作为曾经为研究会奉献青春的老一辈学者，和现在正工作在一线的新一辈学者，以他们的智慧、人格、以他们的学识、胆魄，以他们的勇气、热情等，会聚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周围，团结、协作，在共同坚守文化的使命和文学理想的过程中，将以他们有力的声音，呼应时代的脉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更大的辉煌。